

台静农

全集

地之子

海燕出版社



地之子

台静农 著

海燕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地之子 / 台静农著. — 郑州 : 海燕出版社, 2015.10

(台静农全集)

ISBN 978-7-5350-6423-3

I. ①地… II. ①台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4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21679号

选题策划	黄天奇	美术编辑	刘 瑾	责任发行	贾伍民
项目统筹	胡宜峰	责任校对	李培勇	责任印制	邢宏洲
责任编辑	韩 青		谢欣廷		

主 编 黄乔生

整体设计 张 胜

版面制作 从文工作室

出版发行 海燕出版社

(郑州市北林路 16 号 邮编: 450008)

发行热线 0371-65734522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 32 开 (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)

印 张 5.25 印张

字 数 105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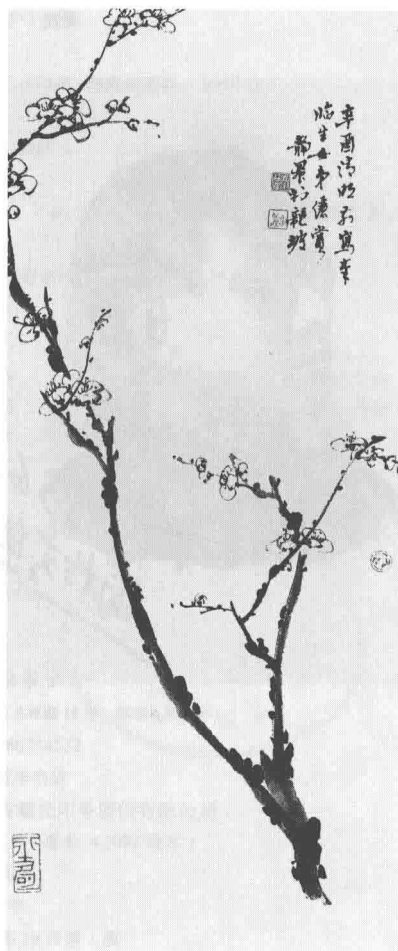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30.00 元



台静农像，1936年摄于青岛



国画《墨梅》，1981年作于台北龙坡里

出水新蒲含秀氣

雅大千集白牛隱居士字白頭翁寫与

作大字臨主碧雲

清

臨風春草散清芳

王印武鳥錦君公龍地文堂何年六藝

臨

“出水新蒲含秀氣，臨風春草散清芳” 楷书联

山皆識是
曾於勵耘書屋所見東觀先生以
宋濂以此象說

神果

鑒

印

曾於勵耘書屋壁上見東坡先生以
筆澆此石象 神果 

“大事难事” 篆书立轴

出版说明

台静农（1902—1990），字伯简，笔名青曲、孔嘉等，晚号龙坡叟，安徽霍邱人。青年时期就读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，与鲁迅等发起成立文学团体未名社，编辑出版《莽原》半月刊、《未名》半月刊和《未名丛刊》《未名新集》等丛书，出版小说集《地之子》和《建塔者》。鲁迅编辑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小说二集》，选录台静农作品达四篇之多，更在序言中称赞台静农“贡献了文艺，而且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，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，能将乡间的死生，泥土的气息，移在纸上的，也没有更多，更勤于这作者的了”。台静农编辑的《关于鲁迅及其著作》，是中国最早的鲁迅研究专著之一。1927年后，任教于辅仁大学、厦门大学、山东大学及齐鲁大学等。抗日战争爆发，迁四川，任职国

立编译馆和白沙女子师范学院。1946 年赴台，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二十余年，弟子甚众。

台静农著作版本虽多，但皆为单行，略无统系，又因为大陆、台湾睽隔多年，台先生一些著作不为大陆读者所知，其贡献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。2012 年，北京鲁迅博物馆举办了“无穷天地无穷感——台静农书法精品展”暨纪念台静农诞辰 110 周年座谈会。会后我们即策划编辑台静农作品全集和书画集，得到台先生亲属以及台湾大学、北京鲁迅博物馆、香港香江博物馆等机构的大力协助。

《台静农全集》共 11 种（13 册）。除书画作品外，收录目前所能见到的台先生的所有作品：《地之子》《建塔者》《龙坡杂文》《白沙草 龙坡草》《静农论文集（上、下）》《中国文学史（上、下）》《关于鲁迅及其著作》《淮南民歌集》《台静农遗稿辑存》《台静农往来书信》《台静农年谱简编》。

《地之子》《建塔者》《龙坡杂文》《关于鲁迅及其著作》《淮南民歌集》《静农论文集》为台先生亲自编定。《中国文学史》是台湾大学中文系的讲义，为台先生后半生心血所聚，经其弟子编辑整理而成。两本诗集加上未编集的诗列为一卷。未收入自编集的文章编为《台静农遗稿辑存》。台先生书信所存不多，且从未编集，此次在台先生亲属努

力下，得到台先生给家乡亲属的信札多通；我们将一些他人寄台先生书信编入，称之为“往来书信”，虽然有些书信并没有构成来往，但借此可以了解台先生的交游和志趣。最后，编者参考了多种资料，编成《台静农年谱简编》。

全集的主要编撰人员为黄乔生、姬学友、刘思源、许礼平、徐鼎铭等。台湾大学中文系何寄澎、柯庆明、许铭全诸位先生整理《中国文学史》厥功甚伟，值得铭记。海燕出版社重视学术文化积累，精心组织，细致核校，使全集得以顺利出版。

台静农著作出版时间跨度大（有些作品为20世纪早期白话文），加之台湾和大陆出版规范的差异，我们在编辑过程中遇到大量文字用法不统一的问题，如“做”和“作”，“好象”和“好像”，“的”和“地”，“那”和“哪”，“崛强”和“倔强”，“迷漫”和“弥漫”，“销毁”和“销毁”，等等。为了尊重文本的历史性，在不损害文意的前提下，本集尽量保存较早版本的原貌。

因水平有限，本集一定存在不少问题，敬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编者

2015年9月15日

目录

我的邻居.....	1
天二哥.....	15
红灯.....	23
弃婴.....	33
新坟.....	42
烛焰.....	51
苦杯.....	60
儿子.....	70
拜堂.....	81
吴老爹.....	90
为彼祈求.....	102

蚯蚓们.....	112
负伤者.....	122
白蔷薇.....	137
——同学某君的自述	
后记.....	143

我的邻居

一

浓霜在朝阳未出以前占据了大地，天气越发寒冷了；时钟虽然到了八点，我仍旧在温暖的被窝中留恋着有如一条蠕虫。反复的思量，下就了决心，以为时间是再不许迟留了，于是带着不平象被人欺负似的离了床褥。

严冬的侵袭使人变成怯懦，竟不愿走出房门一步，所以课也不去上，固然在课堂上所得的只有无聊和疲倦；窗幔揭起，单扇的门洞开着，这时阳光慢慢的经过了门限和窗上的玻璃，直射到床褥上，又反映着红漆书桌上所陈列的墨水，钢笔，小钟，镜子，分外的辉煌。

我斜倚在藤椅上，负着阳光使全身温和与舒畅，正

如一个老年人在阳光之下消逝他的末日；我手里拿了一支烟轻微地吸着，烟气弥漫了这矮而狭小的房间，与阳光互相辉映，顿使我回到过去的梦境与寥廓的远天，心是象狂风中的波上的小舟一样，荡漾得不能自安，正如老年人在他末年的回想的国土里得到的不安和悲怆。

“今天借几个钱用。”送报的慌张地闯进来，一面从他的布袋里抽着报，一面带着恳求的口吻说。

“要是有钱，就早给你了！”我好似从梦中刚醒过来。

“不是，已经三个月了。”送报的嗫嚅的申辩着，耸一耸他的肩膀依然慌张的走了。

于是打开报纸，很迅速地看见他们一群人是如何演着战争的把戏，在迫击炮、机关枪、地雷、飞艇之下的无数的死者，我对于他们没有丝毫的惋惜，或如一个慈悲的女人；中国人尽多呢，打杀也是有趣的。

我翻到第二版的时候，看见了一条关于日本的新闻，说有暴徒某，朝鲜人，谋炸皇宫，被警察擒住，已于某某日正法；该犯年二十余岁，身材短小，面微麻……我的心因而又回复到方才不安的状态中了。

我扔开报纸，两目凝视着虚空，青烟同阳光环绕着我的左右，我不愿深思下去，只是他偏引了过去的许多景

象一齐奔驰到我的脑里。

二

这正在去年六月的时候。

有一天，我在午饭后拿了几本讲义去上课，走出公寓的门口，看见一辆人力车在门旁停下，从车上走下一个少年，提着一只柳条箱子，人很短小，穿着短的衣服，显得十分的精悍，此时以为同学中的学生军，我便不留意地走开了。

我们彼此不注意或轻视，在大学的同学中这并不算奇迹；因为同学的虽彼此住在一个公寓里，倘没有一点关系是决不会往来的，不管你是时间再长些或彼此以至于毕业。

待到下课回寓，天已黄昏。

扁豆初著花，自蓼刚长过短墙，牵牛无可攀依地盘伏在地上，青嫩油肥的玉簪叶发满了一盆，紫霞灿烂在西天，反射着全院中的花草都变换了颜色；我默默地倚着门旁，静听隔院的《梅花三弄》，终日的疲劳都消失在美丽的黄昏里。

“伙计！”一种粗糙尖利的声音，从我隔壁的房间里

发出。

这时我才知道我得了一个邻居，同时我便诧异起来。邻室的面前有一座高墙，将阳光完全遮住了，即使在正午，屋子里也显着阴森的气象；大学的同学为什么竟有愿住这种房屋的，如同从太阳照临的世界搬到坟墓去；说是房钱便宜罢，但是我知道公寓的主人是从来不会有便宜给别人的。我要不是为了债务关系，早已搬开了；因为我对于我的隔壁房间，时时存着恐怖，以为是魔鬼的窟宅；夜半醒来，就是听了耗子声，便认为隔壁的魔鬼作祟，于是将被条蒙着头，吓得一身的冷汗。

当晚我便放大胆子，看书或胡想直坐到十二点钟，因为我已经有邻居，并不胆怯了，我相信邻室的魔鬼已被生人逼走了。倘在往日的晚间，那我无论如何是要比隔院的同学睡得早，在床上犹能听到他们的胡琴，奏《梅花三弄》。

三

这位邻人好像是终日都蛰伏在这阴森的房里。

他的房门总是关着，也不见他有朋友来访问；偶然

可以听到他叫“伙计”的声音，但是“伙计”一进屋，却又听不见他有什么吩咐，想是除了用手势要开水以外，别的也没有什么大事情。

细察他叫唤“伙计”的口音，沉重而且尖利，好像一个军人在战场上发令似的；虽然并不象长江一带的人或北京人，却象广东人初到北京学着北方的声口；因此我便私自拟定这位邻居是广东人。

他独自过这样孤独的生活，我便疑惑他是中国哲学系的同学，受了宋人理学的影响，决然离开朋友，逃到这卑陋的房中来习静和打坐，度他的理想的非人的生活。

但是这位邻居要是我那天在门外所看见的矮小而精悍的人呢，那我又立刻可以推翻我所假定的这位广东老是一个理学家。

他究竟是否我们大学的同学？对于不相关的人加以种种的推测，自己也知道是很无聊的，况且又不是一个侦探；但也无法将这无意识的纷乱的思想推开。

因此我急于要见这位我所假定的广东老的相貌，好驱除我心中的疑惑。

事实正如我心中所想的那样容易的实现了。

第二天下午完毕了我的功课时，太阳将要飞过墙壁，